



# “骐驎万里 春满古都” 2026 马年春联书法展

## 前言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当己巳蛇年的余韵渐隐之际，丙午马年的足音在古都大同日益清晰。伴随着新岁的来临，“骐驎万里 春满古都”2026马年春联书法展隆重开幕。

2026年，岁次丙午，属马之年。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意象，承载着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核，是活力、担当、奋进与辉煌的象征。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理想追求，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家国情怀；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志豪情，到“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奋进喜悦，马的意象早已超越自然物象本身，成为融入民族血脉和城市记忆的文化符号。

大同，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亦是“木兰文化之乡”。这里是民族融合的舞台，见证过北方民族跃马扬鞭纵横驰骋的雄姿；这里是万里长城的重要节点，各族儿女马不停蹄共同勾勒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阔版图。

在时空交织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大同塑造为军事重镇，更发展为文化高地，从建筑、石刻、彩塑到书法、文学、音乐、戏曲……擎起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大旗，也书写了内涵丰富的马文化。

“骐驎”，千里马之别称，也是人才与理想的象征。此次春联书法展以

“骐驎万里 春满古都”为题，寄寓着对大同儿女在新时代勇立潮头、逐梦万里的美好祝愿，也象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千载、跨越山海，迎来又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

本次春联书法展是“木兰杯”2026马年新春征集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以笔为媒、以墨为魂、以联为桥，融合历史文化、书法艺术与马年文化内涵，既是对中华春联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对大同“文化之城”建设的一种展示，更是以艺术力量凝聚发展共识、礼赞时代征程的重要举措。

展览遵循“传承经典、彰显特色、紧扣时代、服务人民”的原则，以春联为表现形式，以书法为艺术内核，深度串联魏碑起源地优势、马年文化内涵与大同地域特色，呈现出紧扣时代、根植文脉、名家云集、薪火相传的鲜明特点。来自全国各地楹联界、书法界的人士和广大市民携手打造了这场包括书法、装置等艺术在内的节日盛宴，彰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共享的蓬勃生机。

历史的厚重在笔墨中沉淀，时代的风采在挥毫中绽放。站在丙午火马的起点上，我们共同祝愿，每一副红彤彤的春联都能为千家万户增添一分福气，每一缕清幽幽的墨香都能在塞上大地孕育一片芳华。让我们一马当先再创佳绩，许古都大同一个更美好未来！



## 迎丙午新岁有作

官殿玺

相携新岁放情歌，心契山河拥抱多。  
红簇照城花树艳，锦开交响舞衣和。

## 迎春抒怀

马翔

九域春雷动地歌，荧屏贺岁吉言多。  
云传乡讯千山共，雪映灯辉四海和。

## 喜迎新春

齐桂林

寒潮今远遁，日暖恰迎春。  
树树皆流彩，家家遍洗尘。

## 迎春

贺珍

新花满树开，啼鸟隔窗来。  
邻曲欢声起，佳人喜溢腮。

## 迎新春

李登峰

马上迎新岁，东风引进家。  
梅香涵瑞气，雪色蕴春花。

## 春讯

樊改荣

轻寒料峭渐相辞，草木经风冻雪思。  
远岫浮烟舒浅黛，疏梅破雪吐新枝。

## 破阵子·迎新

马萍萍

灯影楼台幻彩，云绸街巷流虹。  
鼓乐连宵催岁暖，光转千窗映夜红，  
山河一望同。

## 喜迎新岁

郝俊连

寒梅映雪日初晴，灵鹊登枝报岁荣。  
喜看盈盈灯若昼，欣闻阵阵马蹄声。

## 风入松·古城迎春

梁慧萍

雪霏初润春绿。晨色染苍檐。  
酥痕潜嚼云纹浅，正嫩晴、斜透疏帘。  
何处掠寒风影，几家收絮云卷？  
敲窗闲理旧芸签。心字欲深钿。  
东风偷度城隅角，最先知、桃眼窥尖。  
南窗光凝晴练，领边微晕香纤。



世上所有的生命，最期盼的莫过于春的降临。

苏醒的种子在消融的泥土里舒筋展骨，蛰伏的昆虫在响雷的召唤中萌动，远翔的候鸟循着太阳的轨迹回归，我们匆匆的步履在年节的路上汇聚。“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所有生灵都在“赶”，赶一场与春天的约会，赶一个“寒过立春春向早”的好彩头。

春节无疑是这场奔赴的集结号、动员令。旭日初升的熹光中，嫩蕊抽芽、新叶舒展、百卉萌发，是“春”的样子；“节”的本义指竹节，衍生为生长的刻度、秩序和节奏。以“春”定义“节”，用“节”升华“春”，两个朝气蓬勃的字组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词。节日遇到春天，春天装点节日，是自然节律新篇章的开启，是人生路上一个又一个的约定，是《春天的芭蕾》激荡出的音符，是生命成长中一个又一个的嘉年华。

小时候，我们翘首期盼春节的来临。那个时候，物质不丰富，但年味浓郁。我们把所有美好装进年的口袋，等待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那一刻开启。一天一天倒计时，心中满是期待。父亲和母亲总把这一段时光拉得细长揉得细碎。从哪一天开始呢？“过了腊八就是年”，母亲在腊月初八就拉开了年的序幕，开始忙着蒸花馍、炸麻花、剪

# 盼春

马丙贵

增加，但年货的筹备一点也不含糊。老家的门口，一临近春节就多了守望的人。在我们要回来的前几天，屋子已烧得暖暖的了。窗格子换上了透亮的玻璃，母亲依然固执地延续着属于他们的年俗，点缀着富贵牡丹、多子石榴、梅兰竹菊的剪纸窗花，阳光照射进来，满屋繁花锦绣，春天的花朵最先盛开在母亲的窗棂上。晚上，一边是和善的父母，一边是可爱的孩子，妻子依偎在身边，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营造出热烈的气氛，一家人其乐融融。

现在，我依然盼望着春节的到来。当儿子拉着皮箱开启自己的人生旅程，脚步越走越远，归期越来越长，春节的团聚便成了心底最殷切的期盼。儿子成家后，定居江苏南通，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与在大同的我们远隔山水。小两口平日工作忙碌，只有春节假期时才有回来的时间。一进腊月，我就开始翻着日历盘算着儿子归家的日子。日历薄了，思念厚了。孩子们进门，一声“爸，妈，我们回来了”的呼唤，凝结了360天的思念便瞬间融化了。时代在变

迁，年俗在演变，我的手写春联一直延续着，儿子研墨，儿媳铺纸，女儿润笔，老伴选联，我挥毫。一副副墨浓纸红的春联贴在门框上，滋润一年的丰饶。年夜饭是最暖心的时刻，白胖胖的饺子在沸水锅里翻滚，桌面上佳肴摆得满满当当，杯里的醇香溢满了屋子，一家人围坐成最暖的圆心。“从今诸事愿、胜如旧，人生强健，喜一年入手。”盼啊盼，就盼着旺火燃起来，夜空里一束束报春的礼花，礼赞国泰民安人寿年丰。

春节，这个生长在春天里的节日，寄托着最美的期盼，凝结着最浓的挂念。以年为长度，以节为刻度，以春为开端，像竹节标记生命的段落。在期盼中盛满希望，在希望中承载收获。2026年是丙午马年，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人、朋友、同事、相识和不相识的人，随着跨年的脚步，如马飞跃，骐驎驰骋，辞旧迎新，纳福启岁。

岁有老，春无尽；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惠风拂面岁如烟”，一切新序在春天开篇。



春归天地(国画)

徐淑荣作

# 煤海逐光——煤矿人圆了办电厂的梦

管芙蓉

平仄腹地，机器轰鸣震彻煤海。截至1957年末，大同电厂的装机容量34500千瓦，为1952年的4.6倍，年发电量平均增长速度为44.3%。然而，随着大同矿务局煤炭产量以喷薄之势持续增长，电力供应的短板日益凸显，煤炭生产受供电紧张的影响较大。

1962年以前，大同电厂由于没有备用发电机组，春节、国庆等法定假日便成为固定停机检修的窗口期。机器一停，电力中断，大同矿务局所属煤矿只得同步停产，趁隙检修井下设备。于是便出现这般无奈景象：越是到了万家团圆的节日，漆黑的井下越是缺电少食，生产停滞的焦虑如煤尘般弥漫。煤矿何不自已发电？这个念头如星火般闪现。煤矿人说了算，没过半个月，真的买回1台400马力锅筒机（就是用蒸汽锅炉拖动的发电机），按容量说，能够满足马脊梁井下用电，怎奈发电机的参数与煤矿用电的要求不符，机器本身又暗藏故障，虽然转得挺欢，却发不出电。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这台“中看不中用”的设备最终转手变卖，煤矿人自己发电的梦想被现实撞得粉碎。但梦想的火苗并未熄灭，反而在不甘与倔强中燃得更旺。

时光流转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大同电厂新增了部分发电机组，发电能力有所提升，但工业用电的缺口仍未得到填补。副井提升绞车、大型水泵、空气压缩机等煤矿核心设备不得不避开用电高峰错峰运行，家属区的灯光时明时灭，煤矿的辅助企业每天面临拉闸限电的窘境，电力短缺如同无形的枷锁，制约着煤矿的发展脚步。1975年，大同电厂扩建工程竣工，发电能力由10万千瓦升至15万千瓦。同时，水电部应大同市请求调来了4台容量分别为3000千瓦和6000千瓦的部属列车电站，束缚煤炭生产的电力问题总算得到缓解。看到列车电站“烧煤发电”的“简单”逻辑，煤矿人心中的梦想重新燃起。彼时再看看各矿的存煤堆积如山，自然燃着火酿成灾患，“煤多运不出去、电紧不够用”的矛盾依旧存在。“我们要是也建个电厂发电，那就不怕煤运不出去，也不怕电不够用了。”“自办电厂”的梦想成了几代煤矿人朝思暮想的执念。

1985年，大同矿务局开启了周边地区水源调查，发现右玉县威远镇有一座常门铺水库，库容700万立方米，当时实际蓄水450万立方米。水库上游一条小河直通内蒙古，年平均流量0.83立方米/秒，在雁北地区这样的水流条件堪称稀缺，加之周边煤炭资源丰富，在此建电厂，不但可以解决部分煤矿用电问题，更能助力右玉县脱贫攻坚。这一构想得到了右玉县县长姚焕斗和雁北行署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同年，大同矿务局派威远电厂筹备组进驻右玉，开始对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煤炭资源、交通运输、电网布置、劳力支持等进行调研，并请有关部门同步推进地震安

全性评估、地下水源测定等基础工作。1987年，威远电厂初步设计方案出炉，装机容量20万千瓦，总投资4.3亿元，计划3年建成投产，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23元，预计8年收回投资。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份切实可行的蓝图，然而世事难料，受多种原因影响，威远电厂最终夭折于襁褓之中，煤矿人办电厂的梦想再次搁浅。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在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的前提下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山泉沟侏罗纪煤系逐渐枯竭，石炭二叠纪煤系逐渐成为大同煤的主产区。这类煤的灰分高达22%~28%，发热量每公斤4500~5000大卡，洗出的中煤灰分达到30%以上。因此，石炭二叠纪煤是循环流化床锅炉发电的理想原料，煤电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为煤矿人圆梦提供了绝佳契机。

到终成现实，几代煤矿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办电厂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截至2010年底，同煤集团电力板块总装机容量达314万千瓦，总资产超过130亿元。当年，煤矿人萌发办电厂的念头，初衷只是为了摆脱缺电限电给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他们未曾想过，这份朴素的渴望最终催生出如此庞大的能源产业。若80%的发电机组满发满供，每年可把750万~1100万吨煤就地转化为226亿~340亿千瓦时电，曾经堆积如山的中煤、劣质煤、煤矸石得到综合利用，就地消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如今，一座座矗立在煤都大同的热电厂，一条条翻山越岭的高压线，与大同电网、山西电网、华北电网一脉相通，以清洁、优质、低损耗的能源，为国家工业化、电气化、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强劲的动力。

煤海之上，电厂的烟囱直指苍穹，那跃动的电流，是煤矿人坚守半个多世纪的梦想之光，更是煤电协同发展的希望之光。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scy22@163.com)

